
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
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绿牡丹

佚名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绿牡丹

作者 林 杏
缩编 林 杏 赏析 林 杏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牡丹/佚名著;林杏缩编、赏析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0. 11
(中外文学作品赏析)
ISBN 7-5007-5488-4

I. 绿… II. ①佚…②林 III. 章回
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
第 75833 号

封面设计:简毅 运星

版式设计:缪惟

责任编辑:薄尘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

绿牡丹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100708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70 1/32 3.875 印张 印数:15000 册

2000 年 12 月山东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07-5488-4/G·4280 定价:4.80 元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(010)84037667

作品简介

《绿牡丹》无名氏撰。道光二十七年出版，是作为《薛刚反唐》后传而写的一本长篇章回小说，全书共六十四回，以唐代武则天时期为背景，叙述江湖女侠花碧莲与将门之子骆宏勋，在剪除武周佞臣及其党羽的过程中，相识相恋，几经挫折，终成眷属的故事，因此小说又名《宏碧缘》、《四望亭全传》。

*Bian Zhe De Hua*

编 者 的 话

古人云：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，精神丰富起来。现在，行万里路好办，可以交通工具代步，但要读万卷书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人生苦短，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，大概也远远够不上“书山”的一角，或者是“书海”的一粟吧？更何况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，“书山”在不断增高，“书海”也在不断扩大。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？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外文学作品赏析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（200 册）文学作品，每部作品包括：作者简介、作品缩编和作品（原著）赏析。这些作品中，有的是流传很广、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；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；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，也能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文学修养。

其实，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，那些“简介”“提要”之类的书，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“书山”、畅游“书海”的引路之作，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

*Bian Zhe De Hua*

示下，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，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，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，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。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，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“淘”出好书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

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！



Lü Mu Dan

唐朝开国不久，皇帝多病，皇后武则天代掌朝政，既俊俏风流、妩媚多姿，又足智多谋、聪明能干，趁机登基做了女皇。因嫌太子在朝中碍事，就贬到房州为庐陵王。忠臣薛仁贵一家反对，武则天又将其满门抄斩。只有薛刚和弟弟薛强、儿子薛魁、侄子薛勇逃走。大臣们敢怒不敢言。暂且不表。

这时在广陵扬州，有一人姓骆名龙，英雄盖世武功高强。膝下只有一子，年方十三，方面大耳、极其魁伟，又聪明伶俐、力大无穷，夫妻俩爱如珍宝，取名宾侯，字宏勋。老家人之子余谦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和骆公子同岁。天生虎背熊腰、极有勇力，性情好动不好静，闻得谈文论诗，他便愁眉不展；听说抡棒弄枪，他就侧耳倾听。小小年纪，已身手不凡，人送外号“多胳膊”。公子和余谦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，名为主仆，情同骨肉。因骆老爷贤明英雄，有多人拜在他门下学习枪棒。定兴县富户任正千闻得骆老爷的贤名，也就甘拜下风做了门生。他诚心学习，从不懈怠，骆老爷甚是喜欢。任正千和山东恩县胡家凹的“金鞭”胡珪，并称两大得意门生。和公子骆宏勋也是情投意合，不啻同胞。

这任正千字威远，生得黑面暴眼，相貌凶恶。又



Lü Mu Dan

因专好骑马射箭、舞剑弄刀，各处投师访友、习学武艺，人称“赛尉迟”。他和妓女贺氏两相爱悦，花三百纹银为她赎身，接在家中为妻。贺氏有个嫡亲哥哥贺世赖，极有机巧，原在妓院中打杂，任正千看夫妻之情，就让贺世赖做了管家。不想这人心术不正、一味贪财，又好赌钱，输光了，就偷家中的东西变卖。一次恰巧被任正千看见，不禁大怒，骂道：“无品行，不长进，我以亲情相待，你反偷我，今速离我门，永不许再回我家。”贺氏虽不舍兄妹之情，却不敢抱怨。贺世赖恼羞成怒，暗恨道：“任正千呵任正千，你轰轰烈烈一世、我永无发迹便了，倘有一日遇人提拔一二，那时不叫你倾家荡产，我誓不为人！”

骆老爷五十岁头上，不幸患病身亡。全家人哀痛不已。本想择日护送老爷灵柩回南方，却因诸事未妥动不得身，于是任正千竭力邀请母子二人同住，以报蒙师授业的恩情。一日三餐，俱同贺氏大娘陪着。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，朝夕不离，如同一奶同胞，从无彼此之分。每欲告辞回南，任大爷就谆谆挽留。这一住竟是二年。

这一年春天三月，桃花盛开，定兴县西门外十里之遥，有一游览胜地“桃花坞”，风景优美。任大爷请公子、老太太并贺氏大娘前往春游赏花，在大路边一个洁净亭子里，谈笑畅饮。忽听得远处锣声响亮，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，俱是山东打扮，还有一老

*Lü Mu Dan*

一少两个妇女，老的六十开外，小的只有十六七岁，都穿着老蓝布褂子，女孩儿是绿绸裤子，鱼白色绫袜，大红缎子鞋。内中一个老儿，手提大锣一面，击得数声响亮。骆宏勋看不明白，问道：“世兄，此班是什么名堂？”任大爷道：“这是山东所谓玩‘把戏’，在南方见过吗？”骆宏勋摇头。任大爷叫余谦问那帮人会玩几套把戏、要银多少。那老儿答道：“我们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外有软索、卖赛，共有二十套。每套纹银二两。若单只软索、卖赛，要银八两。”任正千对骆宏勋笑道：“愚兄备东，叫他只卖赛踩软索，请世弟观看。”只见一个牵过一匹雪白川马，惟脊上一片黑毛，名为“乌云盖雪”。众人让开马路。老儿当当敲着铜锣，叫道：“俺的儿，该上马了。”只见那个少年女子站起，只穿着杏黄短绫袄，青缎子背心，腰间一条大红绉纱汗巾，衬着绿绸裤白绫袜花红鞋。头上只挽一个髻儿，耳边一双金坠子，别无装饰。淡雅秀丽，窈窕轻盈，宛如芙蓉出水，小模样无人不爱。她不慌不忙来到马前，纵身跳上鞍桥，双膝一催，马飞也似的去了。正跑之间，女孩将身一纵，跪在鞍桥，来个“童子拜观音”，一连三马，或镫里藏身或太公钓鱼，满场人无不喝彩。又有人将软索架起，女孩歇息片刻，就上软索，小小金莲在绳上行走，如履平地。骆宏勋看得爽快，不觉大声喝彩：“这软索也值八两银子！”声若巨雷。女孩抬头一望，喝彩之人年纪不过二十上下，



Lü Mu Dan

白面广额，虎背熊腰，威风凛凛。不觉心中一动。

不想对面亭子上也有两人坐着饮酒。一个是吏部尚书王怀仁之子、礼部侍郎王怀义之侄，姓王名伦字，生得面貌俊雅体态斯文，乃定兴县有名的首富，声势惊人。家中长养教习三五十人，合城有谁得罪于他，动辄捶个稀烂。连县尹都怕他三分。只是一件：色欲之心过重。凡遇有颜色的妇女，性命不顾，也要到手。另一个，就是被任正千撵出家门的贺世赖。自从被逐之后，流落不堪，常衣不遮体食不充口。城隍庙的道士见他落难至此，就留在庙里抄写手帖。半年后，运气来了，王伦到庙进香，求得一签，却不解得，叫他代解。贺世赖尽其平生谄媚之学，奉承一番。王伦心花怒放，请他到家中做个帮闲，一住二年，甚是相得。这天宾主也来游玩。王伦看女孩儿卖赛踩软索，心中作痒，便向贺世赖说：“不知可干那事儿？”贺世赖笑道：“大爷真是贵公子。凡这些卖赛踩软索的，游州历县，明日会会她才好。”贺世赖一拍胸脯：“大爷放心，包在属下身上。”王伦大喜，又道：“老贺，这桃花坞里妇女不少，我只看中两个。一个是踩软索的妞儿。另一个，”王伦手一指，“就是对面亭子的少年堂客：瓜子面皮，细细身个，有几分人才。”贺世赖举目一看，满脸通红，笑道：“大爷取笑，那是舍妹。旁边黑脸红须的，是我妹丈。”王伦骂道：“老贺，你怎把个如花似玉的妹子，嫁了个丑八怪！给我做个侧室，也

*Lü Mu Dan*

胜他十倍。”又道，“老贺，你极有才干，能使令妹与我一会，我重重谢你。”贺世赖忙道：“小声点。舍妹丈是‘赛尉迟’任正千，性如烈火英雄盖世，倘若听见，为祸不小。”王伦道：“今日一见芳姿，神魂颠倒，且亲个千里嘴吧。”不顾贺世赖阻拦，对着贺氏“飞吻”调笑。这边贺氏眼极清明，早看见她哥哥和一个少年郎君在对过饮酒。她出身本不正，看那郎君二十来岁，甚是俊雅，已有三分爱慕。现见王伦对她调情，更是心动。正在难舍难分，忽听骆公子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险些一巴掌拍碎桌子。众人大惊，任大爷忙问为何，公子只道：“回家再说。”——原来公子早已看见了王伦的丑态，只不好讲。因叫那玩把戏的歌手，明天去任府取银子。老儿遂将女儿唤下来，收架歇息。女孩低声对母亲说：“刚才亭内喝彩之人，英气勃勃，像位好汉。”老两口知道女儿这回是中意了，十分高兴。老儿忙忙向本地人打听这白面小伙和黑脸大汉姓甚名谁、哪方人氏，回来对妈妈道：“我明日即去任府拜谒，请任大爷做媒。”这老儿姓花名萼字振芳，却是山东六府并河南直隶陆地有名的响马。老太太巴奶奶，共姐弟十人，九个兄弟巴龙、巴虎、巴彪、巴豹、巴仁、巴义、巴礼、巴智、巴信，也都是道上响当当的好汉。巴奶奶与花振芳，年轻时就是因俱武艺高强棋逢对手，才结为夫妻，只有一个女儿碧莲，年方十六，文武双全，立志不嫁庸俗，必要得个英雄。于是老夫

*Lü Mu Dan*

妻同龙虎彪豹四兄弟，带着女儿以把戏为名，周游各地，实为择婿，不料今日果然如愿，女儿看上了骆宏勋。

这边王伦与贺世赖，忽听大吼一声，把戏就不玩了。贺世赖道：“叫大爷不要取笑！骆宏勋精细，这必是他看出破绽。若是正千，桌子不掀翻了你的！戏也没得看。”王伦恼羞成怒：“他不玩，我玩！怎样呢！”吩咐家人“要全套！”花振芳见他声势逼人，已是不喜，因出门在外不想惹事，只得忍气前来。不料骆宏勋见王伦要玩把戏，一肚子气，叫余谦去说“还早，这边未玩完。倘王家不肯，与我打这个狗才！”余谦一听个“打架”，笑嘻嘻就去了。王伦家人谁不知道“多胳膊”的厉害？竟眼睁睁看他把把戏夺了去。这里花老与巴氏兄弟大显身手施展拳脚，王伦还以为是自己雇的，一味叫好。正千和骆宏勋已看出花老决非一般江湖手艺人，忙请上亭子相见，早闻山东恩县苦水铺花老先生大名，正是英雄爱英雄，惺惺惜惺惺，又引见了巴奶奶和碧莲姑娘。大家开怀畅饮，谈笑自如。

王伦正看得热闹，忽见戏场子散了，那一众男女却上了对面亭子聊天，不禁纳闷，连问何故，还威胁要把人送官治罪。贺世赖见瞒不住，方才说明情由。把个王伦气得目瞪口呆，骂道：大胆匹夫！小小游击之子，就敢如此欺我！”吩咐手下“一起打过去！”贺世赖连忙阻拦：“大爷息怒。你不知任、骆二人的厉害。



Lü Mu Dan

且家中所有教习，都未必是一个余谦的对手。”王伦道：“我却受不得这气！”贺世赖道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度不丈夫。来日方长，今日只有‘偷走’。并不是怕他，是免得观望之人笑话。”王伦觉得有理，果然与贺世赖从小路溜走。

这边众位英雄谈枪论剑无不精妙，傍晚才告别各自回去。骆宏勋心中有事，不肯多饮，任正千却喝得大醉。宏勋也不好再提桃花坞之事。

次日清晨，二人正谈论花老诸人英雄难得，门人来报：“山东花氏前来拜谒。”兄弟俩大喜，迎接进门，设宴款待。酒过三巡，花老邀任正千至天井之中，说：“在下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大爷玉成。我只有一个小女，也颇读诗书，稍通武艺，年已十六不肯轻易许人。今见骆大爷仪表非凡，我愿陪嫁金银二十万，烦任大爷做个媒人。”任大爷道：“这本是天赐良缘。只是听说世弟已聘过贵州总兵的小姐桂凤箫。”花老大失所望。转念一想，女儿钟情于他，或做侧室也使得。一夫二妇，今古都有。任正千点头，借机将骆公子邀出，告诉了花老之事。骆宏勋守礼之人，觉得正室未娶，不宜再议亲，又兼孝服在身，故推辞了。花老见亲事不谐，无心饮酒，匆匆告辞去了。还未到寓所，就听有人嚷嚷：“日出时来，日中不见人。先打店主人这狗才！”正嚷之间，花老进门。却原来是王伦家人又来相唤，贺世赖也来了。花振芳因议亲不成，心里极不自在，



Lü Mu Dan

托故不去。贺世赖一阵花言巧语、软软恳求，花老正人正气，只道好意结交，就答应了——谁知王伦存心不良。

到了王宅，男子被安排在门房吃酒，只叫女子进去，说是玩把戏给女眷看。碧莲和巴奶奶走进客厅，见只有一桌酒席两个男人，并无内眷。一个是贺世赖；一个穿着桃红缎子直裰，粉底乌靴，摇着扇子。一见碧莲进来，就赶上去说道：“昨日得见芳姿，今特意相请，以慰小生渴慕之怀。”要拉姑娘的手。碧莲听他话里有话，已是粉面通红，见他动手动脚，不由大怒：“大胆匹夫，敢来调戏姑娘！”持拳就打。王伦、贺世赖见事不济，一道烟跑进内书房。家人过来阻拦，碧莲、巴奶奶索性将众人乱打一番。因找不到王、贺的踪影，客厅先打了个稀巴烂。花老听得里面乱响，又见妻女两个各持两条桌腿打出，把前事述说一番，气得老头胡子直翘。巴氏弟兄已准备大打出手。花氏夫妇虑到女儿与骆宏勋的亲事，怕节外生枝，无心打斗，遂照原路回来。众人走后，王伦、贺世赖才敢走出，见一片狼藉，不由恶向胆边生，贺世赖道：“没有别话。明日清晨，纠集合府人马，把这伙男女打个筋断骨折，再拿个帖子送县里，重重处治，方见大爷手段。”家人得令准备。

不想第二日任、骆二公子也备了礼物去回拜花老，与这帮人撞个正着。让余谦去问，说是去花家厮

*Lü Mu Dan*

打。骆宏勋道：“花老异乡之人，你不调戏人家女儿，人家何苦生事？这是王伦欺人。我们不出手，不够朋友！”劝说家人不住，任正千大怒，“余谦拦住这帮狗才，我们去找王伦！”王伦闻听火冒三丈：“前日硬夺把戏，今日仗势解围，欺我太甚！”贺世赖却在一旁笑道：“大爷别恼，人情早做，喜事临门。”又低低在耳边说：“舍妹之事有机会了。任正千此人英雄盖世，不畏财势，只有动之以情，才好有个来往，趁机下手。”王伦转怒为喜，出门相迎，大笑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也劳二位仁兄登门。久闻大名，来来，我三人畅饮几杯！”一边叫人传回自家人马，不要打斗。两公子见王伦颇知礼数，心生好感。酒过三巡，王伦道：“今欲效桃园结拜生死弟兄。”任、骆二位却之不过，只得应允。任正千做了大哥，骆宏勋最小。任正千便请王伦明日过府一叙，王伦求之不得，一口答应。余谦听说三人结拜，心中不乐：“这王伦人面兽心，和他结拜什么！”又不好说出。看看天晚了，二人告辞，去看花老，不想已回山东，任、骆懊丧不已。

却说王伦喜不自胜，自以为已美人在抱。贺世赖却虑骆宏勋精细碍眼，暗暗设计对付。第二天，王伦浑身簇新，早早去任府赴宴。任正千见他即讲信义，人又豪爽，倒以为是个知己，真心当弟兄相待。这边三人叙谈，贺世赖抽身去找妹妹贺氏。贺氏道：“一别数年，哥哥可好？今日和谁前来？”贺世赖道：“王伦大



Lü Mu Dan

爷。”贺氏道：“就是吏部尚书的公子？好个相貌！你依着他，哄几个钱，寻个家也好。”贺世赖见妹子已有几分爱慕，便道：“眼下一股财气，还望妹子成全。王伦桃花坞一见，钟情于你，若能相会，谢我千金。”贺氏粉面微红，掩嘴而笑：“哥哥别胡说，黑夫厉害！”却已是八分许了。贺世赖随即出来，对王伦使个眼色，王伦会意，心中大喜。二人联手，使尽解数，只灌任、骆喝酒。任正千本就嗜酒，不一会儿酩酊大醉。骆宏勋不想喝，无奈二人有备而来，轮番轰炸，天约起更，也已烂醉如泥。贺世赖将仆人支走，又见贺氏房里空无一人，一溜烟出来，叫王伦进去。自己在厅后站立望风。房里王伦与贺氏宽衣解带，颠鸾倒凤。不想余谦在外喝得大醉，刚刚回府，恰从任正千正房走过，忽听得男女淫欲之声，自语道：“任大爷未回房啊！”猛醒王伦、贺世赖二人俱不在前庭，心说是了，这是贺世赖为亲妹拉皮条，王伦和贺氏鬼混哪。反复思量，却拿了张椅子坐在贺氏门前，大吼一声：“我看你奸夫哪里走！”他是酒醉的人，原为捉奸，这一坐下来，竟睡着了。王伦与贺氏正欢乐之际，不妨外面余谦大叫，一时魂飞魄散，二门外贺世赖也“哎呀”一声，大惊失色，“今日祸事不小，我命不保。”正欲撒腿就跑，忽闻鼾声如雷，大喜：“这厮醉迷了！”遂叫王伦跳窗逃出，一起奔向大门，上轿去了。且说余谦一觉醒来，见窗缝射出灯光，不觉大悔：“好杀才，这等大事，如



Lü Mu Dan

何睡了，眼见奸夫已逃。”回到前厅将任、骆叫醒，任正千还问：“王贤弟去了吗？”余谦含怒道：“他东西都受用足了，为何不去？”众人也回房安歇。余谦来到骆宏勋卧室，怒冲冲道：“大爷以后，酒要少吃才好！”宏勋忙问为何。余谦便道：“大爷吃酒误事。让王伦贺氏两个捣鬼。”说罢气愤愤走了。骆公子心中作难道：“余谦乃忠诚之人，从不说谎。王伦不辞而别，实在可疑。声张起来，又伤大哥脸面。”反复琢磨不定。

王、贺二人跑回家，连叫“侥幸”，却又惧余谦知情、骆宏勋精细。定下毒计，要离间任、骆。

这日骆宏勋独坐书斋，正读《列国志》，忽听一阵脚步声响，贺氏摇摇摆摆、浓妆艳抹走了进来，满脸堆笑道：“叔叔不去饮酒，怎独自看书？”宏勋连忙站起礼让。贺氏又道：“叔叔年满二十一岁，何不早完婚事？”宏勋见贺氏恋恋不回，甚为不雅，便说：“嫂嫂请回，恐有客至。”贺氏又道：“夜间枕寒被冷，孤影难眠，问叔叔光景如何？”宏勋见她心怀不善，正色到：“古礼叔嫂不通问。嫂嫂别问不当问。请速回，以廉耻为重。”贺氏不觉满脸通红，恨恨而去，自言道：“我好意问你，无情无义，不知轻重！”——原来这正是贺氏兄妹离间之计。不提骆宏勋在书房烦恼。且说任正千又在王伦府上吃得大醉，二更天才回家，进了卧房，见贺氏和衣而睡，面有忧容，怪道：“娘子今日为何不乐？”贺氏故作娇态：“你又醉了。说呢，怕你性躁气